

續金瓶梅

上集



後金瓶梅凡例

一是編纂金瓶梅一百回編起，本陰陽鬼神以爲經，取聲色貨利以爲緯，大而君臣家國，細而閨壺婢僕，兵火之離合，桑海之變遷，生死起滅，幻入風雲，果因禪宗，寓言褻暱，而其旨一歸之勸世。

一唐人紀事，則藻綺風雲，元人說海，則借談神鬼，雖快塵談，無裨風化，是編則假飲食男女，講陰陽之報復，因鄙夫邪婦，推世運之變遷，滌淫穢而入蓬界，拔貪慾以返清涼，不墮狐禪，不落俚障。

一是編以漆園之幻想，閻乾竺之眞宗本曼倩之，詠諧爲談天之炙，較齊烟九點，須彌一芥，元會恣其筆底，鬼神沒於毫端，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爲古今未有之奇書，可作語怪小說讀，可作言情小說讀，可作社會小說讀，可作宗教小說讀，可作歷史小說讀，可作哲理小說讀，可作滑稽小說讀，可作政治小說讀。

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爲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近觀時作，半有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是編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倣唐人小說者，亦即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寒酸。

一小說類有詩詞，金瓶梅名爲詞話，多用舊曲，今因題附以新詞，較之他作，頗多

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病。

一從來小說往往託興才子佳人，纏綿煩絮，刺刺不休，耳目間久已塵腐，是編獨構異樣樓閣，別見玲瓏，脫盡窠臼。

一是編悲歡離合，皆從世情上寫來，件件逼真，間有一二點綴處，亦不過借爲金針之度，字義庸淺，期於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飾得罪大雅。

一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悞傳其死一句點過，前言孝哥年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無小失也。客中並無前集，迫於時日，故或有小錯，觀者略之。

一金瓶梅止於西門慶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是編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姦大惡，如尺水興波，寸山起霧，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後金瓶梅

小說始於唐宋，廣於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并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也。西遊、金瓶、水滸，皆千載一遇之大文章也。西遊，語怪而證道；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懲淫而炫情於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爲離經而畔道焉。是觀其顯，不知其隱；見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鴆酒自斃，顧人之眼力淺深耳。吾書至此，適得吾老友某君書，內一條云：金瓶已閱畢，洵是傑作，前人謂石頭記胎脫此書，亦非虛語，所不同者，一個寫才子佳人，一個寫奸夫淫婦；一個寫一絀袴少年，一個寫一市井小人耳。至於筆墨之佳，二者無可軒輊。人謂其淫，我却覺其無限淒涼。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正是愁人無處不抱悲觀耳。寫盡世態淒涼，可作一般利慾薰心者，當頭棒喝，其功不在佛經下也，云云。吾閱此書，吾不覺抱悲觀，恨吾一時無此如椽之筆，自著一說部，如紅樓水滸金瓶之文字，以餉閱者。忽有書估，携舊抄本說部求售，署名後金瓶梅，著者爲夢筆生，全書共六十回，閱其文字，雖雅俚不倫，然不屑屑於尋章摘句，效老生常談；其描摹人物，莫不鬚眉畢現，間發議論，又別出蹊徑，獨抒胸臆，暢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東坡怒罵之概。點染

世態人情，悲歡離合，寫來件件逼真，而不落尋常小說家窠臼閱之不覺狂喜咋舌，真千載難遇之妙文也。急以重價購之，稍稍潤色，以餉閱者。

後金瓶梅

目錄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貪財	死後報應孤兒寡婦	一
第二回	欺主奴謀刦寡婦財	枉法贓貽累孤兒禍	一一
第三回	賊殺賊來安先喪命	盜遇盜張大早傷身	二一
第四回	來安妻出首賊贓	吳典恩拷逼主母	三〇
第五回	五歲兒難討半文錢	一錠金連送四條命	三九
第六回	望鄉臺西門慶思家	鄧都城武大郎告狀	四九
第七回	奈河橋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傳情	五七
第八回	沈富翁結貴埋金	袁指揮失魂救女	六三
第九回	大發放業鬼輪迴	造刦數奸臣伏法	六九
第十回	夢金磚富翁得子	賜銀瓶孽女歸娼	七六
第十一回	衆女客林下結盟	劉學官雪中還債	八六
第十二回	陷中原徽欽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離	九四
第十三回	應伯爵掠賣孝哥	吳月娘窮逢秋菊	一〇一

第十四回	沈乞兒故園歸夢	霍員外少女迷魂	一〇七
第十五回	給孤寺殘米收貧	兀朮營鹽船酬藥	一一七
第十六回	吳月娘千里尋兒	李嬌兒鄰舟逢舊	一二四
第十七回	宋道君隔帳琵琶	張邦昌御床半臂	一三三
第十八回	李銀瓶梅花三弄	鄭玉卿一箭雙鷗	一四三
第十九回	宋宗澤單騎收東京	張邦昌伏法赴西市	一五二
第二十回	翟雲峯義送月娘	韓搗鬼路濟玳安	一五八
第二十一回	霍員外大撒買花錢	鄭玉卿穩吃新紅酒	一六五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參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	一七五
第二十三回	美償美兩場大棍	債還債一葉扁舟	一八二
第二十四回	薄倖郎貼金易色	癡心婦喪命償冤	一九二
第二十五回	淮安城月娘問渡	清江浦娶婦同舟	二〇三
第二十六回	蔣竹山官星妙藥	苗員外賣富投誠	二〇九
第二十七回	董玉嬌明月一帆風	鄭玉卿吹簫千里夢	二一七
第二十八回	瓜州渡櫻桃死節	潤州城鄭子吹簫	二二七
第二十九回	汴河橋無心遇舊	法華庵有女傷春	二三四
第三十回	拉枯椿雙嫗夾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	二四二

第三十一回	風雨夜淫女奔隣	琉璃燈書生避色	二四九
第三十二回	排善類重立黨人碑	殺忠賢再失河南地	二五四
第三十三回	清河縣李銘傳信	齊王府銀姐逢時	二六一
第三十四回	翟員外伸冤元帥府	李師師官配馬頭軍	二七四
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樓成淨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門	二八五
第三十六回	大覺寺淫女參禪	蓮花經尼僧宣卷	二九五
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住	鬧齋堂貧子逢妻	三〇八
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愛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認窮窮婿	三一六
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燬	隔牆花三生爭密約	三二五
第四十回	悶佳人空房遭鬼魅	軟浪子借館效鸞鳳	三三三
第四十一回	劉瘸子告狀開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三三九
第四十二回	鄭愛香傷心烹雞	應花子失目喂狗	三四六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孫雪娥夢訴前生恨	三五八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晤小莫破	石女兒道大難容	三六六
第四十五回	蓮淨度梅玉出家	瘸子聽骷髏入道	三七三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認前身	王六兒老還舊債	三八四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髮	伽藍殿孝子迷途	三九二

第四十八回	典金環嬋女逢夫	受絲鞭佛子納婦	四〇二
第四十九回	劉學官棄職歸山	龍大師傳丹入海	四一二
第五十回	苗員外括取揚州寶	蔣竹山遍選廣陵花	四二六
第五十一回	韓世忠伏兵走兀朮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四三九
第五十二回	雪澗師破佛得珠	王杏菴捐家造寺	四五四
第五十三回	揚州城分割苗員外	建康府箭射蔣竹山	四六〇
第五十四回	鴛鴦帳新婦聽經	錦屏女送夫贈衲	四六七
第五十五回	遼陽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檜別健懶	四七五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認子	下南海孝子尋親	四八八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親兒去	衣底珠尋舊主來	四九七
第五十八回	龍海珠還兒見母	金梅香盡色成空	五〇四
第五十九回	玳員外建塔開金藏	空大師奉母上蓮臺	五一一
第六十回	三教同歸感應天	普世盡成極樂地	五二一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貪財 死後報應孤兒寡婦

金谷園中春草生，當年池館一時平，何來乳燕尋華屋，似有流鶯喚畫楹。客散聲歌明月下，兵殘礫瓦野烟橫，秦宮漢闕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聲。芙蓉脂肉綠雲鬢，泣雨傷春翠黛殘，歌管樓臺人寂寂，山川龍戰血漫漫，千年別恨調琴懶，幾許幽情欲話難，回首舊遊真似夢，寒潮惟帶夕陽還。

話說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說法，畫出那貪色圖財，縱慾喪身，宜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說這人生機巧心術，只爲貪圖財色，猛上心來，就毒殺他人，姦娶他的美婦，陪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財仗勢，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是錦繡，門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貴，交給權門，花園田宅，極盡一時之盛，也不過一場春夢，化作烈火燒身，不免促壽夭亡。富貴繁華，真是風燈石火，細想起來，金銀財物，妻妾田宅，是帶不去的。若是西門慶做個田舍翁，安份的良民，享著幾畝的良田，守著一個老妻，隨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終。省了多少心機，享了多少安樂，只因衆生妄想，結成世界，生下一點色身，就是蠅子見血，衆蟻逐麤。見了財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勸不回頭，沒一個好漢，跳得出閻羅之網，倒把這西門大官人，像拜成師父

一般，看到翡翠軒，葡萄架一折，就要動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樓臺，花攢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顧那髓竭腎裂，油盡燈枯之病，反說是及時行樂，把那寡婦哭新墳，春梅遊故館，一段冷落炎涼光景，看做平常。教不回那貪淫的色膽，縱慾的狂心。少年子弟，買了一部，看到淫聲邪語，助起興來，只恨那胡僧藥不得到手，照樣做起，把這做書的一片苦心，變成拔舌地獄，真是一番罪案。我今爲衆生設法，就把這金瓶梅，緊接一百回編起，使看書的人知道西門大官人，不是好學的，借此引人獻出良心，把那淫膽貪謀，一場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爐，不點自化，豈不是講哲學的機鋒，說佛法的喝棒。閒話休題且講正傳，話說金瓶梅一百回終，內說西門慶死了生了孝哥，與吳月娘度日，家業凋零，羣妾離散，金蓮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過不得一二年，家人小廝，逃的逃，十人中存不得一二個，生意買賣，漸漸不能如前，折的折，竟一文也沒得進門。檢點家計，有如秋葉之落，又如春雪之消，不是動人嘲笑，就是惹人談論。到了欽宗靖康十三年間，遇著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圍了，擄掠金銀子女無算，講了和盟回去，不消一年，傾國又來，那時山東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備殺了，濟南府破了，清河縣地方，去臨清不遠，富庶繁華，番兵土賊，一齊而起。那些膽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紛紛不絕。玳安打探得知，只得報與吳月娘知道，吳月娘聽得，直嚇得如癡如呆，連話都說不出來，欲待隨衆躲避。偌大的房屋家計，却叫誰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倉促中，被金兵擄去，豈不出醜。我便拼著一死，又想這三四歲的兒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絕了西門大官人之後，倒不如棄了家計，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區處，算計定

了，便叫玳安將家中房屋，該封的封，該鎖的鎖，且遮掩一時，又在家捱了一日。見信息愈緊，人家逃躲的絡繹不絕，便接納不定。只得叫小玉抱著孝哥，玳安拿著盤纏，并隨身行李，相伴出門。這吳月娘，從來出門，俱是乘轎，用雙僕跟隨，何曾自走一步，今見事急，只得步走。但走便走，終是不慣，見了人，未免退縮縮，才走得三五百步，剛轉得一個彎，不提防一陣人，亂烘烘沖將來，口裏只說，不好了，金兵已在後面了，月娘吃了一驚，便顧不得好歹，只跟定小玉，抱著孝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頭看時，早不知玳安，是在那裏沖散，竟不見來了，欲待找尋，又不敢復入城中，若要等待，又怕撞著金兵，沒奈何，只得隨著衆人，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見一個大寺，問人說是永福寺，衆人就有坐在寺門前歇息的，也有進寺去躲藏的，吳月娘此時，已走不動，只得也走進寺裡來，看看光景，說也奇怪，不期只永福寺的僧人，蓋造大殿時，西門大官人曾捨了五十兩俵施，時常送盒盤來走動，一向認得吳月娘，今日忽然見了，雖知大官人已死，却曉得吳月娘還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間淨室裡存身，吳月娘到了此時，便是受恩深重，喜出望外，也算得他鄉遇故知了，不料躲得一二日，金兵到來，信息一發緊了，這永福寺僧人，雖說是個和尚，却身邊有些積蓄，也怕有失，便不得不與吳月娘死活，竟趁著黑夜，躲往遠山破寺去了。到了次日，吳月娘起來，只見躲藏婦人越發多了，只幾個和尚，早已影形不見。那寺外往來兵馬，一日何止過去三五千，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覓，月娘躲便躲在那

寺裡，只嚇得膽驚心慌，小玉抱孝哥在懷中，見娘驚慌，也只是哭泣，躲了十餘日，眼見得金兵搶過兗東一帶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圍困京城去了，真是殺的這百姓，屍山血海，倒街臥巷，不計其數。大凡行兵的法度，殺的人多了，俘擄不盡，將這死屍，堆垛在一處，如山一般，謂之京觀。誇他用兵有威震敵國之膽，這是古今行兵的通例，這金兵不知殺了幾百萬人民，築成京觀十餘座而去，但見屍橫血浸，鬼哭神號，雲黯黯黑氣迷天，不見晨辰日月，風慘慘黃沙揭地，那辨南北東西，佳人紅袖泣，盡歸胡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潛向空山竄荆棘，覓子尋爺，猛回頭，肉分腸斷，拖男領女，霎時節，星散雲飛。半夜裡，青磷火走，無頭鬼，自覓骷髏，白日間，黑狗食人，有嘴烏，爭啣腸肺。野村盡是蓬蒿，但聞鬼泣，空城全無鷄犬，不見烟生。

不止一日，那些逃難婦女和吳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經櫃底下，夜間在香積廚取些剩米，就佛前香點起火來，做些粥米吃了。天未明依舊又躲伏在黑暗裡。後來金兵過盡，漸漸有人行走，那些婦女們，各自回家，也有找覓兒女的，也有在死屍身傍，找覓丈夫的，俱各去訖不題，止剩月娘領著小玉，抱著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著熟人，問城裡信息，纔敢回去，到夜間烏黑黑的一個大空寺，只剩得他兩個婦女，一個孩子，藏在裡面，孤孤悽悽，好不苦惱。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織女，鵲橋相會之夕，唐明皇與楊貴妃，在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生生世世願爲夫婦之辰，吳月娘和小玉，藏在東廊盡頭一間伽藍殿座下，鋪些乾草，和衣而寢。恰有三更時候，只見月色沉陰，佛燈隱隱

遠遠聽得野外，好似鬼哭之聲，啾啾唧唧，來的漸近，嚇得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又見幾個鴉鳥，在殿脊鴟尾，上叫一陣，嘯一陣，亂飛一陣，叫得月色無光，陰氣逼人，好生害怕，嚇得吳月娘呆了，不敢出聲，悽悽惶惶，似睡非睡，隱隱見有一鬼，頭戴長枷，腰纏鐵索，像是西門慶，一鬼眉彎雙月，項鎖長繩，厭厭病瘦，嬌態堪憐，像是李瓶兒。又有一鬼，披髮遮面，血流滿胸，像是潘金蓮，被人殺死時的光景。又有一鬼，濃粧粉面，裸體赤身，嬌聲宛轉，雙眉顰蹙，像是春梅姐，貪慾失陰而死的光景。忽然鷄叫一聲，衆鬼嚎啕痛哭而去，不見踪影。月娘一覺醒來，驚得渾身都是冷汗。那時有四更天氣，萬籟無聲，一輪明月，正照中天，月娘在睡夢中，看得明明白白，真是奇怪，不一時，孝哥醒了，忙叫小玉起來，坐到天明，一早有那些逃難的百姓，來到寺中，找尋妻子的，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賊趕散，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裡，藏了幾日，不敢出來，因兵退了，各處尋覓不見，聽得永福寺，躲的婦女甚多，同衆人一路尋來，遇見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歡喜不盡，便商量回家，仍叫小玉抱著孝哥，走進城來，到得城中一看，好不驚恐，但見

城門燒毀，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屍骸，幾處處朱門成灰燼，三街六巷，不見親戚故舊往來，十室九空，那有鷄犬人烟燈火，庭堂倒圍屏何在，寢房燒牀榻無存，後花園下見人頭，廚屋竈前堆馬糞。

月娘進得城來，四下觀看，見那城郭非故，瓦礫堆滿，道旁死屍，半掩半露，到了自

家門首，獅子街開當店的門面，全不認得了，大門燒了，直到廳前，廈簷廊下，刺了些破椅折棹，俱是燒去半截，走到儀門裏上房門外，雖沒燒壞，門窗已盡行折去，廚房前，馬糞有半尺深，月娘又驚又慟正待放聲大哭，却好作怪，只見一個老媽媽，從他五娘潘金蓮院子出來，蓬頭垢面，身上又無布裙，倒把月娘，嚇了一跳，你道是誰，原來亂後逃生的男婦回來，搶拾這大人家的金銀財物，無主傢伙，多有以此起家的，月娘忙問道，你是誰，那老媽媽也不答應，只見他眼中垂淚，嗚嗚的哭將起來，月娘上前細看，纔認的是老馮，原是西門慶家慣走的馬泊六，李瓶兒的舊人，他知西門老爺家富貴多財，有埋在宅裏的，他日日來搜尋，不想遇見月娘回家，老馮道，我的奶奶，你在那裏躲來，叫我尋了好幾日，那裏沒尋到，又看著孝哥道，這還是過世老爺的積德，人家好兒好女，折散了多少，恁娘兒們這樣團圓來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沒傷天理，說著，就去小玉懷裡接過孝哥來抱，那孝哥餓了半日，哭著要吃飯，一時鍋竈俱無，那裏討米去，老馮去腰裏，取出一個火燒饅饅來，遞與孝哥，就不哭了，看著月娘道，這還是我兵來時，帶的乾糧，沒吃了，這幾日，都在人家宅子裡，尋剩下的米吃，纔剩了這一個，一面說著話，月娘走的乏了，都在破屋石臺基上坐下，問這人家誰死誰存的信，好不悲傷，老馮又說，他在養濟院裏，親眼見吳大舅被兵殺了，他一家被擄，月娘聽了，大哭一場，老馮又說還有許多全了命的，還虧大營催得緊，只在城裡扎了三日營，沒大搜尋，這些燒毀的，都是兵去了，城裏土賊發的火，好搶財物，如今聽得番兵破了東

，不入這便回來臨清駐札，咱這裡怎生躲得住，一句話嚇得月娘面土色如，忙和玳安商量，這般宅子如何宿得，又無處安身，到不如還往城外買的喬千戶家庄上，有破草屋，且住這一夜，明日再作商議，就着普老馮說道，你老人家無兒無女，在城裡也不是久留，常常和俺娘兒們作伴也好，老馮道，我的奶奶，說的那裏話，受的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的兩口屋，也是夠了，脫不了也是這裏一宿，那裏一宿的，我跟你老人家，還是等人，就有什麼東西，帶不了的，我替你帶在身上，還放心些。一行說着，大家走出城來，那時日色平西，秋天漸短，及至走到庄上，日已落山，來安和他媳婦子，聽見月娘到了，慌忙接進屋裡坐下，月娘見三間草屋，一扇單門，土炕上支了鍋竈，到有兩間堆着積柴，小玉在窗外一瞧，見有許多大包袱，俱藏在牀底下，柴堆裏，亂蓬蓬放著，也不言語，月娘見天色晚了，又沒燈油，大家忍飢安歇，只落得一條單被，虧了玳安，向鄰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亂做些稀粥，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小玉和老馮在炕前打鋪不題，玳安來安俱在隔壁尋宿，原來這來安，從小做家人，就不學好，後來西門慶死了，見來保盜財物出去了，也就欺心尋事，終日炒鬧。把當舖賣四家衣裳，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日見月娘失勢，來此逃荒，就生了個不是的心要乘機劫他的財物，又見月娘空身，又無包裹，未知身邊有無，不敢動手，他那屋裏包裹，俱是乘著兵亂，和土賊過街老鼠張三，草裡蛇劉四，鐵指甲楊七，一夥強盜，結了十兄弟，先到西門慶家，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飾，盡行掘出，又各處地下掘了幾個大坑，只

不見金銀，此心不死，這夜間和玳安睡在隔壁，用話試探，說眼見的這清和縣住不得了，當初過世的老頭兒，也積成個大過活，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撇下這寡婦孤兒，咱們領著東奔西躲，一個盤費也沒了，難道這些家私，地上的沒了，地下的也沒有，你我還立個主意，和這寡婦說個明白，拿出來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婦道家不知好歹，一時間番兵回來，大家逃命，撇在空宅子裏，也是瞎賬。這玳安是個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小玉把這些話一一和月娘說了，月娘待要不聽，如今這個身子，又無親戚兄弟，隨著他們逃躲，就不取出銀子來，也是枉然。知道大亂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玳安來安跟隨著，和小玉進城，只留下老馮看守孝哥，一行人到了城，已是已牌時候，來安先尋了一把鋏，一把斧，一個大皮匣在身邊，不一時，到了宅中，在上房牀後樓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飾，已被人盡情掘去，兩個大坑，到有一尺深，月娘只叫得苦，來安在傍冷笑，又走到翡翠軒東山洞裏邊，揭起太湖石，下埋著一個磁罐，上蓋鐵犁一面，內藏著赤灼灼，白燦燦，黃烘烘，好妙東西，不知是什麼物件，正是

衆生腦髓，萬民脂膏，得之者生，排金門，入紫闥，布衣平步上青天，失之則死，遭鞭朴，受飢寒，烈士含冤埋溝壑，福來時，如川之至，運去時，無翼而飛，才入金盡，杜子美空嘆一文錢，國士囊空，淮陰候難消三日餓，呼不來，揮不去，中藏著消息盈虛，滿招損，樂招災，更伏下盜賊劫殺。

月娘取出一窖金銀黃白之物，約有一千餘金，喜的玳安來安手忙腳亂，一半放在匣